

求主掌舵

稽譚

平靜的加利利海上，有時會忽然興起狂風巨浪。有一次，耶穌發命令要門徒渡到海對面，也會有意外的風暴。

人生要經歷風暴。信從主的人，有時也不免如此。所不同的是，有主同在，能夠勝過風浪。這樣的信仰，表現於詩歌，非常有意義；對於在海上為業的人，自然更為重要。

合浦(Edward Hopper,1818-1888)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十八年，任海員教會的牧師。

1880年五月，海員年會在紐約聚會，請他寫一首詩。他即朗誦了這首舊作，是早已經在航海者雜誌隱名發表過。到此，大家才知道原來他是作者。這詩發表後，不僅在海員中流行，各地基督徒也普遍喜愛，使人想起耶穌和門徒在海上的情景；也使人感到，在人生的風浪中，有主引導的福分—耶穌基督仍然是平靜風浪的主，世界在祂的掌握中。不過，作者和曲譜者 John E Gould 的名字，並不普遍為人所知。

求主掌舵

求救主為我掌舵 渡今生苦海狂波
危浪巨濤猛襲我 暗礁險灘藏災禍
惟主有南針海圖 懇求救主掌我舵

母親使嬰孩安寧 主能使怒海平定
當主吩咐你平靜 海浪聽從主命令
管理滄海主奇能 懇求救主掌我舵

最後將臨到岸邊 怒浪翻騰猛沖濺
我將倚靠主胸前 得到安息與平安
願我聽到主恩言 “不要怕,有我掌權!”

Jesus, Savior, Pilot Me
Jesus , Savior, pilot me
Over life's tempestuous sea:
Unknown waves before me roll,
Hiding rocks an treach'rous shoal;

Chart and compass come from Thee,
Jesus, Saviour, pilot me.

As a mother still her child,
Thou canst hush the ocean wild;
Boist'rous waves obey Thy will,
When Thou sayest to them "Be still!"
Wondrous Sov'reign of the sea,
Jesus, Saviour, pilot me.

When at last I near the shore,
And the fearful breakers roar,
'Twixt me and the peaceful rest
Then while leaning on Thy breast,
May I hear Thee say to me,
"Fear not, I will Pilot thee."

還有另一首更有名的詩。

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Lord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作品大眾化，清新而常論及時事，深獲當時人的歡迎，有“人民詩人”的雅號。

1889年，丁尼生已經年屆八十，覺得有必要從英格蘭渡海，到衛特島(Isle of Wight)上的冬季別墅避寒。當船過索崙海峽(The Solent)的時候，他在船上聽到海浪衝激的嗚咽聲，似是悲泣。那是風暴將至的預報。到他安抵島上不久，風暴來到了。

幾天之後，丁尼生病了。僱了一名護士，陪侍照顧衰老病中的詩人，在島上長住。安靜的日子似乎特別長。寂寥中談話的時候，那位基督徒護士對詩人說：“先生，您一很多詩作，惟獨很少寫聖詩。您現在病中，希望您寫一首詩，好安慰其他病苦的人。”

老詩人回想船過沙洲的風浪聲，當夜在病榻是寫成了一首詩。

第二天早晨，他把那張紙交給了護士。

詩中把沙洲的嗚咽，用為喪葬的意喻。後來他漸漸痊癒了。所以這不是他最後的作品。但依他的囑託，收為他每本詩集的最末一首。這詩所表達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之舟，勝過死亡面見救主耶穌基督的盼望。

暮年，孤寂，重病，作者並不曾對死亡懼怕，而是看到死亡後面的安息。他用平靜幾乎是渴望的心情，想越過死亡的關闢，也就同時越過了今世觀感的限制(“Bar”是“沙洲”，也有關禁的意思)，而在肉體之外得見神(參伯一九:26 林前一三:12)。

這首詩，很多人喜歡唱，在日暮途窮的時候，得著安慰。

在人一生中有許多事，都是主引導安排的，我們不知如何，真會產生好奇心；不僅在未來，就是過後也難明白。要見到生命的“舵手”，是多麼使人興奮的事呢！但你是否預備好，面見那位復活的主？

越過沙洲
太陽落下星兒上升
向我發出清晰的呼喚！
不要有沙洲的悲聲嗚咽，
當我出海航遠。

但潮水似睡眠般的流動，
有太多的響聲和沫花，
自無邊垠的深淵湧來，
然後轉而歸家。

黃昏的微光裡響起了暮鐘，
隨著來的是黑暗！
請不要有送別的哀痛，
當我燈舟揚帆；

越過時間和空間的界限，
海浪將載我遠去悠悠，
希望見我的舵手面對面，
當我越過那限阻的沙洲。

Crossing the Bar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And may there be no moaning of the bar,
When I put out to sea,

But such a tide as moving seems asleep,
Too full for sound and foam,
When that which drew from out the boundless deep
Turns again home.

Twilight and evening bell,
And after that the dark!
And may there be no sadness of farewell,
When I embark;

For though from out our bourne of Time and Place

The flood may b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